

書叢學文光晨

高原短曲

周而復作



沙飛攝

開荒播種

目 次

開荒篇·····	一
播種篇·····	二七
秋收篇·····	四九
警犬班長·····	七三
麥秋的季節·····	一〇三
微笑·····	一二五

開 荒 篇

—

「開會哪，同志們，開生產會議哪……」

管理員提着一盞馬燈，順着山岩邊一條白線似的小道走過去，對每一個窑洞這麼高聲地叫道。

聲音傳到廚房時，伙伙同志正在洗着白洋鐵的小菜鍋，他把洗好的小菜鍋放在灶台上那一個長長的小洞裏去，堆疊得頂齊整，像一座小橋；有一個擺得稍稍偏斜一點，他又拿下來，從新排正。他退後一步，凝神看看：像鑒賞一件藝術品，找不出甚麼缺陷來，才心滿意

足地抓起圍裙揩揩手……

「伙伙同志，開會哪！」又是管理員的聲音，提高粗嘎的嗓子，向下兩廚房裏響。

「來哪，來哪！」

他邊說着邊把大瓦盆子裏油膩的洗鍋水嘩啦一聲滑下山谷裏去，旋即就給岩邊的乾燥的黃泥土吸乾了。走回廚房，他嘴裏咕嚕着：

「又開什麼會，俺也不會說話，有什麼道理呢？」

每次開生活檢討會，或是別的什麼會議時，他總是拘謹地坐在桌子角上，托着太陽穴，默默地不說一句話。主席問到他的時候，就恭恭敬敬地彎彎腰，嘻嘻嘴，搖搖頭：

「俺沒啥意見，嘻嘻。」

望了廚房一眼，他走了出來，想起木勺子還擱在案板上呢，又走進去把它放到矮矮的大水桶裏，才解下圍裙，放在肩上，向救亡室走去。

星羣閃爍在山嶺上，像一張黑紙上綴滿了金粉。初春的晚風一陣陣掠過山頭，就滾下山麓的平原去了。

救亡室裏的長方桌上，放着一盞馬燈，四周擠滿了二十幾個工作同志，銳利的眼光都聚

中在上面主席的身上。他在下沿的桌子角上坐下來。主席報告過生產運動的意義是爲了克服經濟困難，幫助抗戰，減輕人民負擔，就報告總生產委員會給的任務：

「我們種九十六畝，一個人四畝。」

「我可以種五畝！」站在長桌旁邊的小鬼說，玩着手裏的那枝壞鋼筆。

「你種五畝太多了吧？」主席考慮到他底體力。

「不，我可以種，我從前在家裏種過地哩！」

「那種一百二十畝好了，大家的意見怎麼樣？」主席等候大家的意見。

「我同意。」從巴黎回來的李同志，首先說。

「同意。」全體的聲音。

記錄在紙上沙沙地記着。伙伙同志可默默地楞着，不言語。

「明天開荒了，伙伙同志！」主席底眼光掃到他滿是鬍鬚的臉上。

「俺沒啥意見。」他站起來，彎彎腰。

這句話，逗得大家都笑不攔嘴來。

「我們現在大家要生產，要開荒，幫助抗戰，你能種幾畝地呢？」

「俺……俺忙不過來嗎，二三十個人的伙食，還要挑水呢，……嘻嘻……」

「你一畝不種嗎？」

「沒有功夫嗎……二三十個人的伙食呢……」他心裏想：

——俺是伙伕，做飯的，也不是做莊稼的，種什麼地呢？這才奇怪呢！俺不種，種地不是有莊稼人嗎？

他是新從外面來的，起初講好的確是只限於做飯挑水的。主席於是又對他解釋一下生產運動的意義，和每一個人都須要抽出一點工作時間來種地，他種地的時候，大夥也要幫他鋤飯的。他並不理會，只是嘻嘻嘴，搖搖頭：

「俺忙不過來嗎，……俺要做飯呢……」

一一

陝北的山，笨拙如龍鍾的老人，身上長滿了蒼鬱鬱的萋草，像披上一身破舊的灰衣。山嶺上隆起高高的碉堡，露着爲風雨所侵蝕的殘礫，好似嬰兒的牙床，那是內戰時留下來的料跡。山後襯出一碧如洗的晴天，益顯得山髒蒼鬱了。

延河的水，在山麓下，饒古地淙淙流着……

小鬼晃着細長的身影，手裏擎着一盒洋火，慢慢從蔓草裏爬到窖洞對面的山上，後面跟着長串的十幾個工作同志，肩上擔着嶄新的掘頭，在強烈的陽光下，一閃一閃的發光。

小鬼第一個上了山，用手背拭去額上的汗珠，就蹲下去，一路劃着火柴。滿山的蔓草，頓時燃燒起來。山溝溝裏豎起一柱柱青烟，慢慢向上昇騰，一眨眼，給軟綿綿的春風吹得傾斜而四散了。青烟底下跳動着的是熊熊的野火，像一條活龍，順着風向，不可遏止地直往下爬。通紅的火舌，一跳一跳地舔着，蒼蒼的蔓草，餘留下來一塊塊燒焦了的黑絨絨的草根，給一股一股青青的濃烟遮蓋着……

青烟逐漸地消散了，山嶺露出光禿禿的頭。第一組同志舉起掘頭，一下一下對着柔馴如羊的泥土掘下去，一大塊一大塊連着草根的褐色的泥土，便翻過身來，潤澤的朝着碧如洗的晴空。

小鬼也擠在人羣裏，吃力地舉起掘頭向土上闖下去，沒一會功夫，那張小圓臉，便滲透出汗珠來。他一壁抹着汗，一壁開着。

「小鬼，休息一會吧，我看你吃不消的！」在巴黎生活過六年的李同志，扶着掘頭，笑

嘻嘻地望着他，用杭州腔這麼說。

「不，我一點也不吃力，爲什麼吃不消呢？——你才吃不消呢！」他抓著掘頭一舞一舞地更快起來，好像說，「你看看我的本領。」

「我們來比比看！」

「好，比比看！」

旁邊的人湊熱鬧地應聲道：

「對，對，對，對，對！」

「時間到了！」看錶的同志忽然叫道。

躺在山坡上休息的第二組同志，頓時跑上去，腳後跟揚起一陣灰土，掘頭又有力地在空中舞着。

「你開的太淺了。」李同志指着小鬼開的地說。

小鬼的臉紅了。

李同志底手上，漸漸生出兩三個水泡來，——別看他瘦，他在巴黎唸書時候做過工，小鬼在他旁邊慢慢落到下面了。

走過草地爬過雪山的管理員，從城裏挑了一担蘿蔔回來，送進廚房去，出來用木勺子弄了一點涼水喝，見同志們已經在對面的山上開荒了，他也去找了一張鋤頭擱到肩上，回過頭來，對伙伙同志說：

「你也要開開荒呀！」

「俺沒有功夫嗎……」他把瓦盆子裏的黃嫩嫩的小米指給管理員看，「現在不搗米，等一會就吃不到飯哩，嗨嗨！」

「你看，首長們不是也在山上開荒嗎？他們也有工作啊。一天總可以抽出兩三個鐘頭來……我們要自己生產，幫助抗戰啊，邊區個個都開荒，今年要開六十萬畝地哩，你真的連一畝地也不開嗎？」

「忙不過來嗎，——二三十個人的伙食哩！」

「抽出一點功夫來嗎，你看，連小鬼也種地呢！」管理員指着山坡上蠕動着的人羣說。

「俺，……俺不是……」他差點要說出「俺不是來做莊稼的，開什麼荒呢。」可是再一想，又忍回去了。他低着頭，淘小米，不言語。

伙伙同志是一個固執而又嚙麻的老人，雖然今年已是四十六歲的年紀了，可是還有着年

青小伙子底那股硬勁。兩個月以前，從中部縣到延安來，就是因爲受不了茶館老板的那一句話：「你不高興做，就走！」當天他就攜着行李，步行到延安來，找他底同鄉王春海了。老板因爲他爲人能幹，做事負責，臨行時，托人出來說情，挽留他，他却堅決地搖搖頭：

「俺高低不幹那！說出嘴的話，還能收回嗎？」

他被介紹到這兒來以後，除燒菜弄飯以外，什麼事也不做。可是他自己份內的事却弄得有條有理，一板一眼，到時候就開飯，從來沒有耽誤過。廚房裏的東西弄得頂乾淨，可不高興人隨便去挪動。有一次一個同志自己到鍋裏去剷鍋巴，他看見了，旋即臉上就變了色：

「同志們，不要自己動手，給俺來！」

他愛把鍋巴切得四四方方，一塊塊弄好，笑嘻嘻地捧着送出來分給每一個同志。在廚房裏要拿什麼東西，事先得徵求他底同意，回答是一個使你很滿意的字：「中！」如果不，是不能够動的。他決定了什麼，別人要想左右他的意志，那結果，一定是徒然。

管理員見他固執地閉着嘴，也就不再說下去，捋着鬚鬚，逕自走向對面的山去了。

三天後的一個清晨，太陽還躲在山背後，沒有昇起來，山上浮蕩着薄薄的淡霧，如一片透明的輕紗，罩在高原上。伙伙同志挑着一担水，氣喘喘地從山下一步一步走上來，到半山腰，腿沉重地再也提不起來，便在霧中站下，臉蒼白，深深地嘆息了一聲：「哎……喇……」放下水桶，坐到小道邊巖石上休息下來了。

休息了一會，他又拍拍身上的灰塵，不在乎地站了起來。挑起水桶走了沒有兩步，冷汗從額角流下來，像一條條小溪，頭有點眩暈了。昨天晚上睡覺忘記關門，一夜的寒涼，竟使他混身的氣力都消逝了。

透過淡淡的乳白色的霧，李同志在上面看見他無力地坐在路上，連忙走下去，要同他挑上來，他却搖搖頭：

「不，俺來，俺休息一會，昨天受了一點涼，噁噁……」

「我同你挑上去，不要緊，你休息一下吧……」

「這是俺的工作啊……俺來……休息一會就好哪……」

「不要緊的……」

李同志把水挑了上來，對他說：

「同志，你休息一天吧，……我今天來同你做飯……」

「不，俺來做，一點病，怕啥……」

他擎着斧頭到巖邊去砍木柴，預備做飯了。斧頭卻有點不聽話，砍到木柴上去，總是不準，甚至砍到土裏去了。他額上滲透出黃豆大的汗珠，一粒粒地從臉上滾到土裏去。腳下輕飄飄的站不穩了，山巒在四周搖晃着。

管理員把他扶到炕上去，安慰道：

「你休息一天吧，飯我們來做，沒有關係的……」

「飯應派俺做的，你們還有別的工作呢。噯噯……」他坐在床上不安地望着李同志。

「不要緊的，你有病嗎，我們可以抽出一點時間來，工作要大家幫忙做，才做得好，等

你病好了，再幫我們做好了……」

聽完李同志的話，他這才放了心。

「中。——對不起你們了，昨天晚上不小心，受了涼，噯噯。」

「你躺一會吧。」

「中！」可是他還是靠在牆上，浮起感激的微笑。

管理員挑着木桶，一晃一晃地下山挑水去了。李同志在案板底下拿起蘿蔔來切，總務科長聽說他病了，也跑來參加燒火，廚房裏亂哄哄的。

他慚愧地癡視着：

「對不起你們哪，就誤你們的工作哪……」

「不，工作大家做啊，你病了啊！」

「同志，」李同志邊切着蘿蔔，邊用着從前做羣衆運動時候的耐心說道，「工作要大家做的，大家幫忙才做的好。你病了，我們帮你忙，我們有事，你也好帮忙的……」

「中，能行！」

「比方我們軍隊在前方打日本鬼子，我們在後方也要工作幫忙啊……他們餓着肚子不能打戰啊，所以我們在後方要生產開荒哪。等你病好了，你也要種點地啊。」

「俺只管做飯嘛！」他喀喀地說。

「唉，做飯當然囉，像我們呢，也不是做莊稼的，我們也做飯，也種地哩。毛主席說，抗戰到了困難的時候，甚麼事都要自己來動手，自己種地，自己做衣服，克服困難，才能打走日本鬼子……」

「哦！」他無力地眯了眯眼睛，心裏想：真的，他們也不是做莊稼的啊，他們還幫我做飯呢：眼睛一楞，心裏又想起：這是他們的事啊，俺只管做飯，開什麼荒呢？他於是故做不知地望到別處去了，沒答腔。

李同志見他沒話說，切完了白蘿蔔，停下來說，「我們大家都種地呢！」

總務科長送了一把木柴到灶膛裏去，歪着一張鰐形的臉在吹火，朵朵的炊烟從竈洞裏左邊的烟囱口昇起來，飄浮在山嶺上。

灶台口冒出一股濃烟又弄得總務科長兩眼睜不開來，就連忙跑出去，迎着溫暖的春風，喚了一口氣，眼睛才慢慢睜開來，給烟薰得有點紅潤，像哭過一樣，用手帕擦了擦，走進去接着說：

「開荒還可以多發五毛錢的津貼呢，貼補鞋襪，今天財政廳來的通知……」

「這個月可以多發五毛錢了……」

「伙伙同志，你也開一點吧……」總務科長對他說。

「俺實在忙不過來嗎，要是下功夫，種上三五畝地算啥……」

「你一畝地也不種，人家還幫你做飯，你意思嗎？」小鬼提著兩把洋鐵水壺走進來弄

水，聽見他的話，就忍不住斥責道，「這是革命土作啊，同志。」

「也不是俺請他們做的，他們自己要做的嗎，」他可大了，要起來做飯，給李同志攔住了……

「你，有病啊，別理小鬼……」

小鬼輕蔑地望了他一眼，走出去了。

「俺從來不受人的閒氣，」他氣呼呼地說，「要不是生病，……要不是……」他不安地想着：「這小子別神氣，俺要麼不開，開起來，哼……俺一個人不開地也不對啊，他們都開嗎。」表面上却還堅持着：「要是有功夫……忙不過來嗎……」

「是的，我們帮你忙啊……」李同志說，走過去倒一些菜油到鍋裏去，滋滋地發響，用鍋鏟開了鬧，騰起一陣淡淡的青烟。

驀地，伙伙同志跳下炕來說：

「油太多哪，同志，管理員說這個月的伙食超過哪，不叫多用……噫……油多一點，菜弄得好吃……可是……可是……」他的眼睛直盯着鍋裏的油。

李同志捧清瓦盆子走出去，洗蘿蔔，掉過頭來說：

「多」點，不要緊的……」

他「嘻」了一聲，偷偷摸摸弄了一點油倒回瓶子裏去，才駝着背，扶着案板，走到炕上去。

在廚房外面的一塊狹小的平地上，大家蹲着坐着吃飯。小鬼捧着碗進去，逕自跑到灶台那兒去拿鍋巴，給伙仗同志攔住了：

「等一等，小鬼，俺馬上弄好給你……」

小鬼堵着嘴出去了。

一會，伙仗同志彎着腰，走了出來，手裏托着一疊切得整齊的嫩黃的鍋巴，滿是鬍鬚的臉上，閃着笑影，啞聲說道：

「勞動大家了，幫俺忙做飯，對不起你們，喀喀，送你們一點兒小禮物，噹噹……」他把手裏的鍋巴送到人羣裏來，「今天鍋巴釐好哩，稀脆噴香的……喀喀……」

四

管理員從鄉下買了兩隻豬和十五隻鷄回來，對伙仗同志說：

「以後賸下來的飯菜，不要餵掉了，留著餵豬……」

「中！」

他注視着在山岩邊踱來踱去的豬，烏鴉悠然地站在牠底背脊上閒眺，幾隻牡鴛像老太婆一樣的一篇一篇地走着尋食吃。他樂得閉不住嘴，鬚髯彷彿都笑得翹了起來。他走過去，蹲下來，烏鴉給嚇得飛了。他拍拍豬，豬也呼呼地向山下跑去。他喃喃地走回來：

「生產哪！」

他把昨天賸下來的小米飯倒在洗鍋水裏，向着遠去的豬，喊道：

「囉囉……囉囉……囉囉……」

兩隻豬朝着呼喚的聲音這邊來，把頭埋在豬水缸裏，呼呼地吃着。

開過晚飯後，他匆匆把傢具收拾好，就一個人楣着掘頭，獨自爬到對面的山上去了。他病後的第二天，總務科長叫通訊員到邊區醫院請個大夫來，同他看病，他在廚房裏聽見了，焦灼地喝道：

「總務科，總務科（註一），不要請醫生啊……」

總務科長走進去了：